

清詞玉屑

郭則澐 著
屈興國 點校

下冊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0033

清詞玉屑

下冊

郭則澐 著 屈興國 點校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清詞玉屑卷七

卜玉京

梅村《西江月》、《醉春風》各詞，相傳爲卜玉京而作。《西江月·詠別》云：『烏鵲橋頭
夜話，櫻桃花下春愁。廉纖細雨綠楊舟。畫閣玉人垂手。紅袖盈盈粉淚，青山翦翦明

眸。今宵好夢倩誰收。一枕別時殘酒。』又《春思》云：『嬌眼斜迴帳底，酥胸緊貼燈前。
匆匆歸去五更天。小膽怯誰瞧見。臂枕餘香猶膩，口脂微印方鮮。雲蹤雨跡故依然。
掉下一牀花片。』豔情冶思，甚於次回《疑雨》。《醉春風》亦有二闋，題爲《春思》云：『門
外青驄騎，山外斜陽樹。蕭郎何事苦思歸，去。去。去。燕子無情，落花多恨，一天憔悴。
私語牽衣淚，醉眼催人覷。今宵微雨怯春愁，住。住。住。笑整鸞釵，重添香獸，
別離還未。』其二云：『眼底桃花媚，羅襪鉤人處。四肢紅玉軟無言，醉。醉。醉。小閣迴
廊，玉壺茶暖，水沈香細。重整蘭膏膩。偷解羅襦繫。知心侍女下簾勾，睡。睡。睡。
皓腕頻移釭^{〔一〕}，雲鬢低擁，羞眸斜睇。』亦刻翠傳紅之作。《玉京傳》言其與梅村合離踪跡

甚詳，有考證之者，謂其主於海虞故人，爲孫孝若兄弟。尚書某公請爲生必致之者，爲牧齋宗伯。歸東中一諸侯者，爲鄭慈衛應皋。乞身下髮依良醫保御氏者，爲鄭三山欽諭，慈衛宗人也。玉京有婢曰柔柔，即詞中所謂知心侍女。傳言歸侯不得意，進柔柔奉之，侯死，柔柔生一子而嫁，後遇禍，不知所終。考所嫁爲金壇袁大受，官兩廣監軍道，其遇禍，詳金壇獄案。事敗時，猶寄重物於三山家，爲其子侵沒。又考梅村《畫蘭曲》爲玉京作，而靳介人注駁之，謂爲其妹卞敏。然玉京實工畫蘭，見《梅村詩話》，若爲敏作，當別有序述，知靳注不足據也。陳穉芝題《琴河感舊·徵招》云：「銷魂一片琴河水，漂殘夢雲多少。去燕忒無情，又楓根秋老。畫蘭噙淚早。怕重檢、鳳箱離縞。省憶年時，小櫻花下，背燈雙笑。愁了換黃紿，冰絃罷、涼蟾照人孤皎。海樣誤侯門，料鴛牋不到。麝香鸞影杳。祇空想、蝶裙芳草。怕錦林，攜恨歸來，怨鮎窗難曉。」辭極幽豔。

吳蕊仙事蹟

吳蕊仙事，傳者異辭。亡友丁闇公嘗疑之，謂其歸管已廿年，又轉徙南北，計其至如皋，年將五十，不當作沾泥之絮。而冒鈍宦考之綦詳，云：蕊仙之至雒皋，與周羽步俱，且同著《比玉新聲集》。羽步有「負笈相從共蕊仙」句可證。據詩註在己亥冬，計周方盛年，

吳當相若。又考通州李耀曾《別離廟詩序》謂：廟乃國初時女冠吳輝宗所居。輝宗，長洲人，名琪，字蕊仙，方伯吳挺庵孫女，適管子嘉。夫死，避亂至如皋，與閨秀范洛仙、周羽步以詩相倡和，晚依女史宗芳，老於是廟。冒巢民偕同人過訪，題其廟曰別離，則蕊仙出家，實在客如皋之後，又其明證。蕊仙《贈巢民姬人吳扣》扣句云：『君今已作鴛鴦侶，儂願期爲雙鳳皇。』而巢民和羽步絕句有云：『負我幽冥憾蕊仙，明明生死亦胡然。』此中密意可見，其投足空門，兩成決絕，固非得已。至庚戌歲補壽巢民詩，則遠在爲尼之後，真青燈白髮矣。陳其年《壬子重游水繪園有感·齊天樂》詞後闕云：『風前又成浩歎，說此間蘿屋，有人羈絆。恨極賣珠，緣慳搗藥，贏得啼鵲頻喚。扁舟故國。祇皓月魂歸，清江目斷。今古劫灰，付日斜人散。』自注謂：吳門吳蕊仙曾客是園，歸死梁溪，故後段及之。其時甫得蕊仙噩耗也。鈍宦既考其事蹟，復爲製《別離廟》傳奇，可謂好事。

葉元禮軼事

竹垞《高陽臺》詞云：『橋影流虹，湖光映雪，翠簾不捲春深。一寸橫波，斷腸人在樓陰。游絲不繫羊車住，倩何人、傳語青禽。最難禁，倚徧雕闌，夢徧羅衾。重來已是朝雲散，悵明珠佩冷，紫玉煙沈。前度桃花，依然開徧江潯。鍾情怕到相思路，盼長隄、草盡

紅心。動愁吟，碧落黃泉，兩處誰尋。』爲吳江葉元禮記事而作也。元禮少日過虹橋，有女子在樓上見而慕之，竟至病死。氣方絕，元禮復過其門，女之母以女臨終言告之，遂入哭，女目始瞑。時人有爲作傳者，是猶之崔護桃花故事也。又宜良嚴秋槎廷申有《摸魚兒》詞追詠，序謂：『元禮，漁洋弟子。少美丰姿，過平望酒家，有女感病死。漁洋記以詩，宮子行得其稿，裝冊藏之，且以葉事繪圖索題。其詞云：』
『翦吳江、晴波三里，飛鴻照影曾度。江樓舊日溫存月，半被春愁圍住。春也去。只門外、桃花記得郎前度。垂虹暮雨。恨鴛鴦搖漸，鶯嫌織夢，忘卻往時路。』
慙慙病，一霎離魂倩女。斷腸鴛牒難注。宛君去後江楓

盡，誰寄返生詞譜。蕤玉處。賸一片、斜陽冷到相思土。』
『漁洋斷句有『平望春山，明湖秋水，畧解此情緒』。後來追賦其事者尚復不少，程夢盦《高陽臺》結拍云：『爲低徊，一樣巫雲，忍待追尋。』則兼指雲兒事。元禮又嘗客西泠，於荔裳席上見雲兒，招至孤山別墅，訂終身之約。五年復至，則如彩雲飛散。因賦《浣溪沙》多闕，錄二云：『潛背紅窗解佩遲。銷魂爾許月明時。羅裙消息落花知。』
蝶粉蜂黃拚付與，淺顰深笑總難窺。教人何處

憺情癡。』
『斗帳脂香夜半侵。幾番絮語夢難尋。清波一樣淚痕深。』
南浦鶯花新別恨，西陵松柏舊同心。一番生變到而今。』

鴛水仙緣

竹垞《風懷詩》手稿凡五紙，初藏遼陽楊又雲司馬家，後歸沈乙盦，曹君直嘗見之。初題爲靜志，次以自題琴趣《洞仙歌》詞，蓋取《洛神賦》語意。垞翁《兩同心》詞云：『洛神賦，小字中央，祇有儂知。』即指其人。最後定本乃『風懷』二字。君直題以《洞仙歌》云：『萬千劫換，只情絲空裏。墮落人間踏還起。金風亭長，勾上吟牋，親印著、顛倒鴛鴦鈴記。』

墜歡重拾取，便說當初，已是相思鑄清淚。何況到而今，二寸金簪，怕蝕損、蕭娘名字。拚買箇、蜻蛉訪婁湄，替證釵盟，仙緣鴛水。』注謂：詩中本事，太倉楊叔溫有《鴛水仙緣》彈詞紀之，或謂即其妻妹馮姓名壽常，詩中所謂『巧笑元名壽，妍娥合號嬌』也，靜志其字。竹垞別有《倩人寄靜憐札》云：『瓦市塞雲涼。封書遠寄將。小樓前、一樹垂陽。縹緲試聽樓上曲，催短拍，玉娥郎。』雙袖越羅香。人同錦瑟長。愛秋花、慣插釵梁。行四曲中人定識，只莫問，謝三娘。』靜憐姓晁，爲竹垞曲中最眷者。集中尚有《別靜憐·青門引》、《憶靜憐·金縷曲》、《七夕懷靜憐·尉遲杯》各詞，自別是一人，然亦以靜名，後來或有誤及之者。其贈妓詞如餅兒、蠟兒、張綺綺、張伴月，不可殫紀。在代州日，嘗與妓白狗狎，一日晚，往訪之不值，投《步蟾宮》詞云：『疏籬日影纔鋪地。卻早被、金鈴喚起。

朝雲一片出巫山，盼不到、黃牛峽裏。
仙源乍入重門閉。任閒殺、桃花春水。劉郎自去阮郎歸，算只有、相如伴你。』竟切其名，調侃入妙。

錢謝盒微波詞

皖城吳茶坪家有園，爲明嘉靖時別一吳氏故墅。吳氏習豪侈，所居果園廣營聲伎，有瑣瑣娘者，色藝尤絕，既病夭，主人痛惜之，即瘞於園中牡丹臺畔。茶坪祖始得是園，客有借寓者，月夜無人，髣髴見瑣瑣微波步花下。仁和錢謝盒聆其異，賦《百字令》云：『百年池館，問舞衫歌扇，飄零何處。只有春愁銷不盡，分付牡丹留住。燕子重來，雕闌幾換，寂寞尋黃土。料應紫玉，香魂不化煙縷。』
聞道翠袖翩翻，雲鬟髮鬢，時作珊珊步。天上涼蟾明似鏡，仍照舊時眉嫵。絕勝秋娘，釵橫髻亂，夜唱秋墳雨。一番憑弔，東風搖曳如許。』其遇勝於綠珠金谷也。謝盒《微波詞》爲許邁孫娛園所刊，有《湘月》一闋，爲胡眉峰秀才題嘉興潘湘雲畫象。湘雲爲國初名妓，屬意於吳中鮑生，議不諧，後竟歸馭僮，悒鬱死。崑山女史陸芝仙摹其像，久之零落市中，爲眉峰所得。詞云：『玉梅花下，有亭亭翠袖，天寒徙倚。命似飛花身似葉，一寸柔腸先死。眉語微傳，臉波欲溼，瘦得春如此。留伊風貌，定煩寫韻仙史。』
卻遇吳質工愁，畫圖省識，鎮有相憐意。粉斷香銷渾似夢，笑問

干卿何事。名士青衫，美人黄土，各自傷憔悴。芳魂休悵，逢君已是知己。『諸家題湘雲畫像者頗多，錢絳人句云：『妾似飛花原無主，無那郎如斷梗。』語尤沈摯。

珊珊

黃雲溪永有姑適鉅族^(二)，稱黃夫人。蓄侍婢珊珊，字小珊，性婉媚，夫人極憐愛之。年十五，將爲字人。雲孫適下第歸里，爲夫人六秩初度，從而奉觴，得見珊珊，姿態閑逸，如不勝衣，心爲之動，倩媒者通意，夫人私詢珊珊，珊珊首肯，雲孫室湘夫人出私貲聘之。會雲孫復將計偕北行，欲諏吉娶以偕往，其父不可。臨發，聞珊珊遭疾，殊怏怏不欲行，賦《減蘭》詞留別。迨歸，而珊珊已萎謝三日矣。傷悒甚於被放，親爲之傳，且索詞人同賦之。其《減蘭》詞云：『東君有意。知許梅花也未。小漏春光。怎禁西風一夜霜。凄然相對。花底溫存花欲淚。殘月如弓。幾翦燈花又曉鐘。』深情具見。

許穆堂摸魚兒

許穆堂寶善《自怡軒詞》，清婉似玉田。有《摸魚兒》一闋云：『黯西風、問天何事，把人

淪落如許。惜春常願花開笑，忍覩斷紅零絮。秋欲暮。似雁影、霜寒嘹唳尋孤侶。淞江別浦。趁一葉扁舟，白雲紅樹，來訪去時路。幽香吐，翠鬢珠環輕露。春光漏洩誰護。繡幃尚怯風吹去，泣向琴堂低訴。吟好句。看血染冰綃，字字皆酸楚。飄流最苦。待留與多情，深憐痛惜，憑弔淚如雨。』敘事謂：憶數年前，有洞庭女子改丈夫裝，尋其所歡，泊迹茸城，爲邏者偵獲，送至邑庭。邑令試以《庭前古柏》詩，居然名作，因令老嫗護之歸里。後於歸德郡廨偶爲吳松崖述之，松崖感歎欷歔，謂不可無詞紀之，乃有是作。《隨園詩話》記一事，與此略相類，信乎巾髻之多才也。

繩妓

柘枝伎俗稱繩妓，能於臺上累臺層起，援繩而飛，歷試諸解數，有點水穿花之妙。諸竹莊世器詠以《洞仙歌》云：『玉虹臨水，見彩竿千尺。依樣高高架空碧。便鶯能織柳，燕會裁花，頻下上、還恐損他雙翮。』鴟鬢年十七，掌內愁擎，穿去穿來怎無迹，絕頂忽翻身，翩若驚鴻，全不怕、倒垂梅額。正駭得、通場盡徬徨，已溜下長繩，臉無紅白。』寫來惟妙惟肖。上海曹北居錫辰有詞紀秀水妓素萸事，即柘枝伎也。序云：素萸色藝殊衆，從其母，以繩技來游茭門，作盤中舞，飄飄然若欲凌風飛去，予詩以美之。既而就予歌吳音，翻越調，

手撥四絃，清吭宛轉，留三日別去。去時依依可憐，爲追賦《憶秦娥》云：『人可意。卸妝扶酒蠻腰細。蠻腰細。月明風靜』^(三)，曲闌斜倚。那時情事分明記。柳陰花底銷魂地。銷魂地。離衷軟語，幾多柔媚。』余憶壬寅自三衢歸赴省試，道出江山，參戎某設宴，爲招繩妓，腰身綽約，猶似翻風，而其人絕無稍韻者，曲中亦有盛衰歟。

明末清初蓄家妓

國初沿朱明俗，猶有蓄家妓者。《蓉渡詞》有《青兒曲》云：『青兒者，邑先達楊中丞家妓也。今爲余家僕婦。秋娘憔悴，然猶記旗亭舊曲。會文夏、右文、艾庵、程村諸子同集，舊主人亦過飲，強索清歌，若羞見江東者。其音瑟瑟，恍於湓江楓荻間聆商婦琵琶也。意頗傷之，因填『愁春未老』相慰，謂還恐才人老大都如是耳。其詞云：『千金不惜，歌舞教成。似燕離巢後，呢喃猶作畫梁聲。自分年踰，絃索笙簫讓後生。今宵何事，重聞呼喚，幾度如醒。』欲奏清音，花檀乍拍，淚已盈盈。幸得非牙郎賣絹，不受伊輕。但覺歌餘，蘆花楓葉滿中庭。不知可似，白家老嫗，舊日聞名。』丁韜汝亦有《於許際斯總戎座中見其家妓啣喇·剔銀燈》詞，余已於前卷錄之，可知其時家妓猶盛。又王胥庭尚書張伎設讌梁棠村，即席賦《春風裊娜》云：『喜良宵煙月，依舊清平。花市暖，晚風輕。有尚書、好客堂開

簾捲，故人歡笑，妝點春城。百寶珠輪，九枝青玉，絳燭高烧列畫屏。琥珀光浮千日酒，赤瑛盤薦五侯鯖。誰把燕山舊事，移宮換羽，倩優孟、譜入新聲。紅牙串，紫鸞笙。歌喉未歇，客欲沾纓。夢裏功勛，休嗟陳迹，眼前杯酌，且盡平生。種槐庭院，看年年無恙，紅燈綠醕，快聚良朋。』詞成，即付歌者唱之，至結拍，舉座爲之起舞。輦下朱門，固亦不廢伎樂也。

家妓粉墨登場

曹顧庵綺年即好絲竹，歌樓酒舫中幾無不知曹公子者。辛亥再至都，垂垂老矣，與芝麓、阮亭諸公，唱酬猶盛。白紵甫傳，紅牙競拍，嘗有《京華詞集》。《觀女伶·高陽臺》詞，當時所謂女伶即家妓也。其詞云：『鶯舌新調，鴉鬢猶鞞，湘袞欲整還拖。懶散心情，朝來愁畫雙蛾。風約繡簾搖樺燭，對菱花、倦眼生波。儘嬌憨、動人些子，元不爭多。魂銷一曲清歌，卻似曾相識，無可如何。影好難描，空勞石墨三螺。燈前小立紅妝換，笑還嗔、喚弟稱歌。暗相憐、細腰無力，又著蠻靴。』玩詞意，則女伶固亦粉墨登場者。後來滬上盛行女樂，其風漸及都下，不知國初時已有之矣。顧庵又有《贈河陽角妓紅兒·南鄉子》詞云：『停酒按紅牙。蘇合香濃掠髻鴉。秋水模糊偏可惜，天斜。十五娉婷早破瓜。愁

云：『停酒按紅牙。蘇合香濃掠髻鴉。秋水模糊偏可惜，天斜。十五娉婷早破瓜。愁

恨徧天涯。飛絮啼鶯是妾家。莫道燕支開未足，驚誇。卻占河陽一縣花。徐電發錄於《叢談》，謂紅兒一名夢月，有名曲中，爲趙女之絕佳者。趙秋谷亦有《贈津門角妓》詞，蓋北方有此品目也。

妓之能詞者

妓之知詞者已罕，能詞者尤罕。嘉定妓湘蘋，亦呼六娘，名家女也。歸某生，狂蕩不檢，家貲揮盡，給湘蘋至勾欄鬻之。初涕泣欲死，假母以計汙之，遂墮入倡家。居槎水上，澆花種竹，儵然遠俗。見王竹所詞，悅之，思委身不得，乃貽以小影，用『天寒翠袖薄，日暮倚脩竹』詩意補景，竹所署以『絕代佳人』四字。後攜入京師，一時名士題詠殆徧。竹所有《別六娘·白蘋香》云：『歌罷雲分雨散，酒醒月黑風多。銷魂無奈別離何。不是不曾真個。宿粉未銷衣袂，餘香猶在中羅。櫓聲伊軋滿煙波。一夜擁衾愁坐。』又《山塘舟次對雨寄懷六娘·虞美人》云：『雁煙蛩雨秋娘渡。客夢欲歸無路。數處斷歌零舞。燈火山塘暮。新詞譜就憑誰度。空憶舊家眉嫵。分付夜潮流去。直到銷魂浦。』又《石湖望月懷六娘賦·過龍門》有『小蓮音信渺鄉關。安得相攜乘一舸，游徧湖山』之句，皆深見情愫，是可謂知詞者。若能詞，則僅見長安妓趙文素。和州吳采臣觀察於酒間遇之，一見

傾心，會采臣將役行間，夜深，聞剝啄聲，啟戶則文素也，袖出《長相思》一闕，涕泗橫集，采臣亦以一闕別之，後不知所適。其詞云：『花有情。月有情。花月多情兩地分。斷腸直到今。聽君行。怕君行。來問君家果否行。傳聞未必真。』采臣答云：『長相思。短相思。長短相思不自知。人來夢裏時。怕逢伊。又逢伊。及至逢伊卻恨遲。明朝怎別離。』適如璧合。二妓俱解憐才，惜不酬所願。

詠虬仙

康熙時，德清蔡氏請虬，有女仙明霞降，云是明湖州司李馮楨卿妾，歿後瘞吳興峴山，書絕句云：『生長臨清十七年，偶隨車馬到苕川。知心惟有墳前草，夜夜臨風泣杜鵑。』時吳園次守湖，脩其墓，瘞鴛鴦墓側。後苕中詞人復爲封土易碑，吳蘭洲摹寫其像，奚榆樓明經題以《高陽臺》詞，有云：『城南自古傷心地，歎石蒲齋冷，風雅終淪。』石蒲，司理齋名也。周曼雲侍御賦是調特工，云：『夢亦爲雲，魂猶墮淚，斷腸桃葉江船。一樹棠梨，殯宮寒食年年。年來剝盡殘碑字，甚前塵、密愛深憐。最潸然、宰木頽陽，蔓草荒煙。』鳧燈不照重泉夜，但樵歌野徑，漁笛晴川。環佩歸來，心傷金粟堆邊。荒尊爲酌詞人淚，護香泥、好傍鴛眠。對紋簾、尾展青鸞，泣損紅鵑。』又一事與此適類，寶坻高寄泉孝廉召虬，遇

明末秣陵女子余泉姑，云生前才貌著稱，其戚某委禽不遂，聞締姻他族，妬而謗誣之，女齋恨投井。寄泉爲傳其始末，並繪像徵題。像爲常服素髻，兩手持玉環各半，亦受意於仙。海昌鍾嵩生景題《百字令》云：『月輪孤寂，伴幽情夜夜，碧海青天。陰鶻酸蛩啼不了，淒音如訴當年。珠任教沈，環何妨斷，贏得璧能全。三生誰證，美人烈士神仙。空有翠暈鏤冰，春痕幻影，哀怨總難湔。脂水南朝羞比恨，可憐玉虎絲牽。瑤夢淒迷，秋心宛轉，迸淚瀉殘鉛。虛壇霜冷，我來重薦寒泉。』其遇視明霞尤不幸矣，而芳烈自不可泯。

二分明月女子

同社陳躑公言，嘗於其友蕭韶廷齋中，見二分明月女子小影，裙邊衣角，題詞稠疊。爲題《浣溪沙》云：『不分銀屏見翠蛾。縷金香褪舊紅羅。綠楊深歲月明多。幽約有因留夢雨，浮生難挽是情波。金環消息竟如何。』韶廷旋歸道山，此圖不知流落何許。女子陳姓，名素素，廣陵妓也。萊陽姜仲子深嬖之，後爲豪家攜去，姜嗟惋至廢眠食，浼人密致書，堅終身之約。素素對使悲泣，卸所帶金指環寄姜，示必還之意。姜得之，感慕益深，以語其友，吳彤本爲賦《醉春風》一闋云：『玉甲傳芳信。金縷和香褪。懸知掩淚訴東風，問。問。問。明月誰憐，二分無賴，鎖人方寸。情與長江並。夢向巫山近。好將環字

證團樂，認。認。認。有結都開，留絲不斷，些些心印。』華亭張金冶有《鳳皇臺上憶吹簫》詞，題二分明月女子所畫水墨桃花，謂女子陳素爲姜學在姬人，又似已歸姜仲子者。吳園次嘗以二分明月女子集寄其弟玉川，索弟婦小畹夫人題跋，小畹有句云：『閨閣文人應下拜，吳興太守總憐才。』亦見《詞苑叢談》。

羨門詞多側豔

王次回《睡鞋》詩：『教郎被底摩挲徧，忽見紅幫露枕邊。』未免纖褻。不如彭羨門《一萼紅》詞，以蘊藉勝。其詞云：『試紉鉤。正薰籠初暖，百和惹氤氳。同夢相偎，合歡不解，天然無跡無塵。巧占盡、春宵樂事，問伊家、何處最撩人。綃帳低垂，蘭燈斜照，兜上些跟。好是輕盈嬌小，只一彎香浸，半捻紅分。新月勾雲，纖荷舒夜，阿誰消受微芬。莫道魂銷此際，向玉樓、合處更銷魂。底事東陽憔悴，化卻腰身。』亦猶是次回意也。漁洋見之，以爲瞿宗吉詞爲鐵笛道人歎賞，那得及此。羨門詞多側豔，《題姬人素領巾·步蟾宮》云：『一泓香雪團金鉏。卸仙銖、輕盈如翦。分明只是洛川人，送微波、靈綃乍捲。人間天上誰曾見。生受了玉柔花軟。情知薄福爲伊消，拚不做、黑頭王掾。』直是願作鴛鴦不羨仙矣，宜悔菴詆其無賴。董東亭《東臯雜鈔》謂：羨門晚年自悔少作，厚價購所爲《延

《露詞》，隨得隨毀。蓋有刊落鉛華之意，非僅矜惜羽毛也。

纏足

官娘、新月，爲女子纏足所昉，而詩中所謂『纖纖玉笋裹春雲』者，則其風唐時已有之矣。《花間詞》有『慢移弓底繡羅鞋』句，見詠於詞始此。人關定鼎，嚴鬢髮之律，顧未嘗繩及閨檐。康熙初，始有詔申禁，凡元年以後所生女子，有纏足者，罪其父母。顧梁汾賦《浣溪沙》紀之云：『閨閣爭傳捧貼黃。九霄雨露潤蓮塘。錦鞦新學內家妝。六寸圓膚原有緻，一鈎纖影待重量。春愁穩載莫輕颺。』其議肇於宛平王胥廷相國熙，時爲侍郎，疏言：『臣妻已放右脚。識者嗤之。然習俗久沿，徒滋攻訐，不久復弛。汪時甫淵《藕絲詞·贈秦淮校書·浣溪沙》云：『錦髻妝成貼額黃。釵梁斜裊夜來香。白團紗扇薄羅裳。繡帶雙歧垂紫穗，弓鞦一握露紅幫。出群標格趁時妝。』則又競飾蓮鈎，眇爲時尚矣。

柳如是

柳如是幼爲吳大中家婢，流落北里楊氏，小字影憐，後自更姓柳，有《詠寒柳·金明